鮚埼亭集

鮚埼亭集目錄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 史夢蛟竹房校

卷十八　碑銘十三

卷二十　　碑銘十五

卷二十一　碑銘十六

卷二十二

卷二十四

卷二十七　傳一

卷三十一　序一

卷三十三　議

卷三十四 簡帖

卷三十五　雜著

先太府丞宣告身跋

先太尉參政告身跋

族祖息極先生詩卷跋

族祖眞志先生墓石本跋

再跋眞志先生志石

三跋眞志先生墓石

先司空公玄墓石跋

先簡討公告身跋

先司空公諭祭章跋

先宗伯公諭祭章跋

卷三十七　題跋二

吳越重修閩忠懿王廟碑跋
楊吳尋陽長公主墓志跋

卷三十八　　題跋三

宋重修嵩嶽中天王廟碑跋
宋重修大相國寺碑跋
南嶽夢英師說文偏傍字源跋
夢英師篆書千文碑跋
夢英十八體篆書碑跋
宋祥符天書摩崖石墨跋
韓魏公定州政績碑跋

謝山先生鮚埼亭集嘉慶癸亥八月夢蛟在杭州紫陽書院從沈松門大令得之松門得之杭董消編修云是謝山手定本間綴評點乃董浦筆也校先生文集者高弟董小鈍蔣樗菴小鈍譔年譜言

先生臨歿以集五十卷寄揚州馬氏叢書樓後歸蕭浦索之不可得見又言先生集共一百二十卷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爲經史問荅是本雖出杭氏然止三十八卷合之經史問荅以較五十卷已闕二卷先生尚有外集五十卷詩集十卷統計亦不足百二十卷之數疑傳鈔多所佚闕松門遠歸道山不能問其詳也先生文久緊寓內企望是本出自手定尤可寶貴急付剞劂並購得經史問荅板合印以廣其傳中有蠹蝕脫字悉仍其舊不敢妄補他日訪得槎菴校本當覆加審定外集詩集

力未能刋是所望於同志者嘉慶甲子十一月朔

日餘姚後學史夢蛟謹識

鮚埼亭集目錄終

全氏世譜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于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王漢元后之族屬以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全氏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

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翮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衛旣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援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臨湘之入魏也諸弟子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師朗王蜀之勳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爲商洛豪宗今全氏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改姓不如全氏之由

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入宋而南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太平興國中有諱權者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母憂不出奉其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則謝山先生之始祖也上溯桂陽其世二十有七侍御生二子長鼎次組而鼎爲明州學錄故侍御來鄞其卒也葬于谿上之沙渚其時侍御弟興亦遷越之東浦無子以組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即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徐公子

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淸夫和王子爲
太尉參政元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之妃亦
出於全方理宗之潛龍也學于余會公天錫之家因訪
外氏于谿上嘗飲食焉既而即位推恩並賜官爵而桓
谿諸全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朝議高
之乃遂其中二人曰汝梅汝霖尙縣主而爲樹雙闕于
楔上顏之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姓分爲八派曰
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侍御五世孫璐之後
也曰南宅北宅皆侍御五世孫禮之後也其既於今歷
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六葉而谿上之居未散代有顯

者吾鄉言世家未有若此之永者也而謝山之世則自禮而下皆有名號生卒可按自政而下始得詳其行實禮生宗顯宗顯生得信得信生昌世昌世生明五府君明五府君生巳一府君巳一府君生惟一府君惟一府君生南十二府君四世皆佚其名南十二府君生旻旻生乾乾生倫倫生文瑜文瑜遷于城中之湖上上距遷桓谿之世爲十六傳文瑜生政以篤學懿行稱人師起家明經司教常熟以子侍郎元立貴封檢討侍郎則謝山先生之六世祖也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已而以不肯草西內青詞外遷陪都又以忤分宜相乞身侍郎

生和州同知少微以慈惠之政著南畿稱循吏和州生應山知縣天授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報最遽卒應山伯子諱大和字介石號他山國子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先生之王父也諱吾騏字聿青號北空他山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句東之人遠在天末尚頗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焉而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以東錢湖之童嶴蔦山荒僻人跡罕至欲避地焉塒

北垞府君年十六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北垞曰謹受命即披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沙社力耕之餘淸吟而已高武部隱學嘗歎曰謝皐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問鄭所南則無子求若全氏之斷聚也北垞府君生贈公諱書字吟園以經術詩詞教授里中最精考索重修全氏世譜山陰一支舊附見鄞譜中贈公爲據宋史以正其官爵之譌謬舊譜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十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贈公曰宋無同知知州事之官蓋知州也萬

九沙太史嘗問曰孤山遯初子之詩在月泉吟社中予先世遠近若何贈公曰此吾侍御十世孫也太師申王大中之從子和王昭孫之兄太尉參政允堅之世父宋亡後僑寓孤山結社以老者也蓋亦劉道原之流亞也以先生貴贈如官謝山先生諱祖望字紹衣號謝山贈公之仲子也贈公二子長祖謙生而慧甚四歲入家塾一年即能略通諸經章句蔣蓼厓先生歎曰是聖童也一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而病臨危於案上大題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時年六歲自侍御至先生爲世凡十四云先

生文集手自編次命純繕寫甫畢而先生謝世純致書
錢唐杭堇浦先生求序其端且請作志狀堇浦以書來
命述先生世系純因述全氏世譜冠於集端昔胡助述
宋氏世譜以冠潛谿集萬斯大倣之述黃氏世譜以冠
南雷集今亦此例也門弟子董秉純敬述

年譜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世系名字詳世譜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正月初五日亥時先生生於鄞縣白壇里月湖之西岸先世宮詹公故宅

先生有兄祖謙慧甚六歲而殤太夫人哭之哀忽張目曰勿哀吾當再來補之後十年生先生先生亦慧甚故小字曰補又有傳先生為錢忠介公轉生者其詳未之聞集中有五月十三舉子詩三首其第二首曰釋子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謂我具宿根瑱

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孫告將雛辰在我終弗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語湯餅賓按先生年三十九始得子昭德方鼎忠介後人芍庭先生入賀先生曰何知之神也芍庭曰夜來寒家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可喜可喜故來評耳亦一奇也

四十七年戊子先生四歲始就塾

太公吟園先生親課以四子書諸經便能粗解章句吟園先生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見也

五十一年壬辰先生八歲

諸經之外兼讀通鑑通考諸書秋社過樓外極管弦

燈火之盛不一顧也

五十七年戊戌先生十四歲補博士弟子

從里中董次歐先生讀書三餘草堂張氏次歐先生

最持崖岸弟子無敢嘅前者獨先生與爭論經史曰

此吾門俊人也惜吾老矣不及見其大成也始游庠

謁學宮至鄉賢名宦諸祠見謝太僕張軍門主曰此

反覆寶主之亂賊奈何汙宮牆也取捶碎之投諸頖

池

五十八年己亥先生十五歲

里中耆英多與先生談藝一日慈谿鄭南溪先生過

吟闒曰吾今日特訪陳尋而來

五十九年庚子先生十六歲始應鄉試

至行省以古文謁查初白先生初白謂萬九沙先生

曰此劉原父之儔也

六十年辛丑先生十七歲

六十一年壬寅先生十八歲

先生有族母爲冰槎尚書女居黃巖是年返寧年八

十餘矣先生從之問遺事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徵

北遊之紀史農祥之傳參互質證多有補訂後卒成

尚書神道第二碑

雍正元年癸卯先生十九歲

先生嘗再登天一閣借書嘗始於是時又楊誠齋易傳鈔之天賜園謝氏莫處春秋纂言鈔之雲在樓陳氏皆在是年皆通志堂未刻之本世所希有者

二年甲辰先生二十歲

是年嘗娶前孺人張氏自是年再過武林甚交樊榭堇浦漸林勾山谷林意林甚田立甫諸先生討論經史證明掌故觴酒酬倡殆無虛日而簡帖題跋多不署歲月不敢附會惟與樊榭論蘇若蘭回文詩札確

係此年

三年乙巳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當在童鼎授徒先是先生曾王父王父皆避兵

於是先生感之益參考舊聞成滄田錄

四年丙午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有荊公鄞女志跋而古今通史年表大約作于

此時

五年丁未先生二十三歲

武威孫公詔來守寧訪士於萬九沙太史太史力推

先生孫公甚重之先生因上甬經闕祀典議及孫公

觀察三郡凡再上修南宋六陵及祠祭冬青義士帖
子其後修郡志孫公招先生入局辭之而總裁爲九
沙太史移書問遺事糾繆凡數十條先生詳荅之孫
公將薦先生于朝先生上書力辭因欲先生自署門
生先生自後遂不復往及孫公按察江西旋卒先生
感念高誼爲之誄今載集外
六年戊申先生二十四歲
督學交河王公將以賢良薦先生以兩尊人年高獨
子鮮侍養者上書辭之其後有司以薦先生承勳應
先生於薦先生中表後輩也先生以名不易副頗有

規切焉先生曰後於吾而生先乎吾而聞道者子也

○夏患齒痛張孺人以先生性伉直多因事相規笑曰是雌黃人物之報也先生賦詩解嘲是年得高隱學先生雪交亭集於隱氏

七年己酉先生二十五歲充選貢

王公以先生充貢先生又辭王公不許太夫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爲親榮夫但言有得尚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汝其行矣遂以明年春治裝北上

八年庚戌先生二十六歲入京

春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
闕下先生但投牒成均而已山東學使羅竹園先生邀
佐文衡赴之。浙江方修通志先生謂翁洲六大忠
臣當立傳乃作武進吳尚書上海朱尚書鍾祥李尚
書三狀張相國劉安洋董給事三志稿之初入京即
上書方靈皋先生論喪禮或問靈皋大異之由是聲
譽騰起
九年辛亥先生二十七歲春夏游山左秋南歸
自舊秋至是夏在羅竹園幕遂遍遊三齊諸勝皆有
紀志題咏為蓬萊王孝子立傳應黃崑圃先生之命

也秋七月自歷下南歸省親

十年壬子先生二十八歲舉北京鄉試

春吟園先生七十壽初夏以太夫人命復北上八月張孺人產一女甫七日孺人殞女亦不久而殤先生魁北闈方撒棘房考曹公一士逕過寓齋傾倒特甚而臨川李穆堂先生見先生行卷曰此深寧東發以後一人也招之同寓遂偕萬孺廬先生唱和於紫藤軒一時名下俱願納交先生然先生所心契李萬之外惟靈皐先生坦齋王侍郎濟寶曹給事謝石林侍御鄭篔谷侍講數人而已而時相之門雖屢招之不

赴卒以此深嫉之至於放黜

十一年癸丑先生二十九歲春闈下第仍居京師

榜後始聞張孺人之赴將歸省有詞科之

命工部尚書仁和趙公以先生薦遂爲吏部所留不得

歸仍居紫藤軒與臨川先生論陸氏學案凡四上書

十二年甲寅先生三十歲續娶曹孺人於京師

移寓藤軒之東長安米貴以行篋書二萬卷質於仁

和黄監倉有春明行篋當書記

十三年乙卯先生三十一歲居京師

與穆堂孺廬爲重四之集有詩和者至百餘家時大

科諸公尚未盡集李公以問先生爲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李公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慚韓退之哉其後四十餘人者李公多展轉道地登之厥事同時詞科舉主以臨川靈皐爲眉目士之欲見二公者率藉先生道引於是應召二百餘人多半與先生通縞紵先生因得盡其人之文章學術乃彙爲詞科摭言一書而先之以康熙己未百八十六徵士仿高允徵士頌之例詳書之而援以今科則廣采同譜諸公所著入之其書甚博已成大半會先生放歸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舉主及試錄三卷

乾隆元年丙辰先生三十二歲成進士入庶常館

先生本以薦舉鴻博詣部至是先成進士入詞館而時相方忌先生中大科遂特奏凡經保舉而已成進士入詞林者不必再與鴻博之試識者已知先生不能久於館中矣是年與臨川先生共借永樂大典讀之大典共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取所流傳於世者置之即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取欲見而不可得者分其例爲五一經二史三志乘四氏族五藝文每日各盡二十卷而以所簽分令人鈔之顧臨川與先生皆力薄不能多畜寫官至次年先生

遐罷官歸遂未卒業然先生所鈔高氏春秋義宗荆公周禮新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鈔史員隱尚書周禮論語解二袁先生文鈔袁正獻袁正肅永樂寧波府志皆世所絕無而僅見之大典者也時方開明史館先生爲書六通移之其第一第二專論藝文一門見先生不輕讀古人書又謂本代之書必略及其大意始有係于一代事故典則風會而不僅書目其論尤偉第三第四專論表而於外蕃屬國變亂瞭如指掌眞經國之才也第五第六專言隱逸忠義兩列傳所以培世教養人心而扶宇宙之元氣不但

史法之精也　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之曰博而勉以爲有用之學先生謙言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議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

二年丁巳先生三十三歲左遷外補遂南歸

四月

泰陵配天禮成獻大禮賦靈皐先生曰筆力弗逮杜公然語語本經術典核矜重則杜公微媿拉雜矣五月散館竟列下等左遷外補而先生舅氏蔣季眉先生亦同被黜或曰當事者惡先生因及蔣公先生以兩尊人年高多病亟欲歸靈皐先生猶欲薦先生入三

禮館辭之而薦吳君廷華九月出都冬抵浙便道過
姚江孫忠襄公墓拜而爲之銘至家適太公得足疾
悉力治之
三年戊午先生三十四歲侍兩尊人家居冬丁太公艱
先生既歸侍庭闈有閒益廣修枌社掌故幷桑海遺
聞著作日富重登天一閣搜括金石舊搨編爲天一
閣碑目又爲之記又鈔黃南山儀禮戴記附注四卷
王端毅公石渠意見皆閣中祕本世所僅見者又編
曹遠思葬楊氏忠烈錄至臘月太公吟園先生忽得
疾不起

四年己未先生三十五歲葬吟園先生冬接丁蔣太夫
人艱
春三月葬吟園先生于光溪木峯之南一切附身附
棺之禮皆竭力從厚冬蔣太夫人卒是年始修全氏
宗譜
五年庚申先生三十六歲合葬太夫人于木阜峯阡
讀禮之餘博攷全氏掌故作桓溪全氏祠堂碑東浦
全氏祠堂碑桓溪舊宅碑鵠巢硯記全氏義田記礬
巖先塋地脈記崇讓里記凡數十篇是年始還居青
石橋胡氏邃可軒後所稱雙韭山房者也

六年辛酉先生三十七歲秋至白下歲暮而歸

聞臨川先生主試江南秋至金陵投止承恩寺遍游朝天宮報恩寺燕子磯舊院諸迹皆有詩自戊午己未接丁外內艱至再近大祥從不作吟咏聲始爲破戒因題曰祥琴集以志過及撤闈而臨川病送之舟中爲先生商古人出處之義先生呈截句五首其次章曰申轅報罷盡生黜更復誰同汲直羣自分不求五鼎食何妨平揖大將軍末章曰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秋未成膠身早去先幾何待督郵來自是先生遂無出山之意矣歸經揚州止宿馬氏

畬經堂歲困學紀聞三箋萬孺廬先生適見之以爲
在閻百詩何義門二家之上
七年壬戌先生三十八歲居里中
三月除服吏部催赴選有司以爲請先生謂二喪並
及當服五十四月今雖遵例除服而心喪有未盡辭
之有心喪劄子咨鄞令其實先生本無意出山也四
月糾同邑陳先生南阜錢先生芍庭李先生甘谷胡
先生君山先君鈍軒先生爲眞率社重舉重四之會
壺觴一旬再舉至十月得詩三百餘篇皆枌社掌故
題曰句餘土音後删定爲句餘唱和集

八年癸亥先生三十九歲

先生以乙酉正月五日生而是年立春在初十日者例作甲申年庚則癸亥爲四十年矣朋好有稱祝者先生作詩謝之而詩集亦遂題曰虬骨用東坡語也五月十三始舉子昭德九月出游有杪秋江行集十月至維揚有七峯草堂唱和集

九年甲子先生四十歲

自題詩稿曰五甲集以同年施蘖齋令餘姚來招赴之適杭先生董浦亦在署同游龍山諸勝皆有詩復同渡江至湖上夏還寧是年先君始率仲兄秉縕暨

純受業先生門下先君方修寒家宗譜請先生鑒定
凡例先生爲之序并撰先世志傳碑賛凡三十餘篇
○選定李杲堂先生內稿及西漢節義傳及昭武先
生殘集皆爲之序於是有意者舊詩之續遍搜諸老
遺集而楊氏四忠雙烈合狀華氏忠烈合狀屠董二
君子合狀王評事狀皆成於是年秋之浮石周氏訪
三和尚及立之石公諸集又得林評事朋鶴草堂集
正氣錄二書爲之狂喜作詩以志
十年乙丑先生四十一歲續選甬上耆舊詩集
杲堂先生耆舊集縉紳終於萬歷先生續之幷及

本朝凡百六十卷分任同社諸公及門下諸子鈔錄人爲立傳視杲堂加詳焉於是桑海之變徵太平之雅集凡爲鄉黨所恭敬而光芒有未闡者畢出眞大有功於名教者也是年之詩即題曰鈔詩集○夏寧守魏某縱一奴子入泮宮且陳夏楚以恫喝廉保先生憤甚移書詰之守怒偕巡道薬某以細事羅織先生力求撫院興獄并及董浦先生撫軍常公不可旋以受宜堂文集介鄞令求先生作序其事始解○前京兆陳句山先生再以書速先生出山先生荅詩三首有日寸長尺短誰相量北馬南轅我亦任又日苦不

自知吾豈敢敢將一擲試微軀蓋先生於出處之際
辭之熟矣○詩集有送錢二池之黃蘗山省墓之作
合之文集諸錢碑版則知忠介神道第二碑葬錄年
譜以及侍御職方推官諸志忠介大全集侍御東村
集諸序畫像降神諸記凡數十種皆成於是年
十一年丙寅先生四十二歲仍錄耆舊詩兼修南雷黃
氏宋儒學案
彝杉至湖上適蕺浦先生以閒重三日爲禊事之會
太守鄭鈍夫而下至者四十二人先生與焉遂自苕
上至吳門寓陸氏水木明瑟園有詩曰吳船集舟中

取南雷黃氏宋儒學案未成之本編次序目重爲增定過彭侍郎芝庭先生曰吾觀同館諸公蕉萃太甚安得如謝山之舂容自便先生有感于其言作詩謝之夏過維揚再館馬氏畬經堂編纂學案有韓江唱和第二集

十二年丁卯先生四十三歲

正月撰崇陽姜忠肅公祠堂神弦曲應象山姜炳璋之請也二月至湖上上巳後重過水木明瑟園謀刻宋儒學案遂至金陵訪蠶阜先生於消閒館年八十方七治儀禮戒先生不當爲汗漫之游先生呈詩

四章其卒章有曰廿年荷陶鑄十年惜別離六年遭
荼苦餘年患阻飢以此成慚負著書杳無期猶喜素
絲在未爲緇所移靈皐之規切先生之持守均可見
矣古人哉夏返武林修宋儒學案秋盡復過維揚歲
暮歸是年詩有偷兒棄餘集吳山消夏集漫興集
十三年戊辰先生四十四歲秋主蕺山講席
三月之武林太守鹿田先生問曰先生不出之意何
其決也先生荅以詩曰野人家住鄞江上但見山清
而水寒一行作吏少佳趣十年讀書多古歡也識敵
貧如敵寇其奈愛貲不愛官況復頭顱早須白那堪

逐隊爭金欄紹守杜公先生故人也來招遂適越重定黃氏遺書姚總制之孫述祖求撰總制神道第二碑秋渡錢唐病方撰顧寧人先生神道表力疾成之先生自丁卯冬有不寐之疾醫者謂是虛用其心之過當靜攝以養之先生未能用其言至是遂大病中秋乃痊己巳居杭復病庚午大病九月杜守請主蕺山講席始設奠於子劉子影堂議定從祀諸弟子初課諸生以經義繼以策問詩古文條約既嚴甲乙無少貸越人始而大譁繼而帖然一月之後從者雲集學舍至不能容復與杜守議立故太守湯公篤巷之主於書院以其有大功於越而專祠久廢也又欲推其例於與臥子

先生及明故相膠州高公皆已定議以先生去不果而冬青義士祠祭議凡與杜公三復焉是年詩曰漫興二集曰望歲采蕺集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十五歲校水經注

杜守仍請主蕺山先生固辭蓋舊冬主人微失禮也於是蕭山諸餘之士爭先入學舍者幾滿合之山會共得五百餘人旅食以待而諸生蔡紹基沈有聲姚世治率十餘輩抵寧而請杜守亦慫慂觀察使者侯公速駕先生終不赴秋諸生以舊秋所課請改定閱越三月得文百餘篇刻之是歲有詩三集曰西笑以大

金川平定也四月後曰雙韭山房夏課九月至歲底曰帖經餘事集而水經注一書先生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實始於是夏

秉純按先生自辛酉以後極貧饔飧或至不給冬仲尚衣袷衣賴維揚詩社歲上庖廩然典琴書數券齒曰皇皇也哉山之佛頗得中人之產數家竟以避色不赴他日山長之陋劣苞苴公行焉雁充積先生力戒諸生雖薏苡不得入及蔡生來寧如先生以杜守故請曰今學舍中滿五百人請先生亦受太守之餽但一過講堂五百人者以六錙爲贄千金可立致豈

傷先生之廉乎先生呵之曰是何言歟夫吾之不往以太守之失禮也禮豈千金所可貨乎且譬之爾家太守爾祖也祖所不能致之師友其孫出而任之曰我有私財無勞乃祖供給為之師者竟居之不疑可也不可也蔡生唯唯而退純聘在坐心服先生之言而終憂先生之貧然是時選部之檄歲至友朋之車乘頻催先生不為貧變動心久矣區區千金腐鼠耳而以之嚇先生是則蔡君與予之陋也矣

十五年庚午先生四十六歲仍校水經注

春病甚一目忽眚舌間無故涌血頭髮作酸痛心氣

忽忽若欲盡先是姚薏田先生謂先生子病在不善持志理會古人事不了又迎會今人事安得不病先按生有病日集當在是年然有蓮字先生再入政府詩及入吳舟中東鄉林之作日　天子親裁錫類詩則當在辛未大抵此二年以多病不作詩無事迹可考

十六年辛未先生四十七歲

皇雅成

天子始巡幸江浙浙中士大夫俱赴吳門迎

駕多有錄用及賞賚者獨先生與蕺浦先生寂然說者謂歷臣未嘗

上達也先生東鄉林少師詩四首其次章曰木雁適逢

豈可班羞居材與不材間故人爲我關情處莫學瓊
山强定山盞少師欲薦先生而先生辭之也是歲浙
中大旱禾稼無顆粒收先生索食維揚歲暮始歸自
己巳始撰
皇雅凡四十二篇屢有修飾至是勒爲定本皇皇鐘呂
之音足與柳儀曹姜白石接跡矣
十七年壬申先生四十八歲適廣東
三月東粵制府以端溪書院山長相邀遂度嶺五月
至端州釋奠禮成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
有之典也有示諸生詩九月故疾復動然少間必與

諸生講說學統之流派考訂地望故蹟薦游光孝寺寶月壇登閱江樓七星巖皆有詩又爲諸生改定課藝百篇刻之又取博陵尹公所刻呂語集粹序而梓之院中以廣其傳而朝夕不倦者則水經注蓋已七校矣

十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九歲自粵中歸于家病日甚決意辭歸而大吏及諸生尚苦留不已新會令張惕庵曰先生必不死以生平所蘊尚未露於世也于是復留數月訪肇慶故宮天湖慶雲寺登白沙岡訪桄榔亭皆有詩又過湞川訪海月先生故居

至江門謁陳文恭公祠訪其服玩遺器各賦詩一首

至七月乃歸家養痾猶以水經注未卒業時時檢閱

而刻于粵中之詩曰度嶺集

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歲居揚州

正月病漸痊春盡避揚故人以書招往養痾且云有

善醫者乃赴之仍居畬經堂病亦未有所增減也仍

治水經兼補學案十一月乃歸是年戒不作詩其得

之藥裹之餘者寥寥數十首未刪定不成集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五十一歲卒

正月手定文稿删其十七得五十卷命紳暨同學張

炳廬鏞全藻齋學鏞鈔錄然病亦無所增減也至三月而嗣子昭德病十日竟殞先生爲之一慟遂不可支戊哭子詩十首埋銘一首遂絕筆而刪定詩稿自辛酉以前盡去之辛酉以後收其十之六得十卷頗唐病雖尚有改塗者五月文稿錄成先生已不能徧閱命純隅坐項誦先生聽之過有錯譌猶爲指畫然病日甚曹孺人含淚欲進參而無力純乃以舊詩稿本質之有力者得參半兩進之神氣稍振于是議爲後者本支實無其人乃立宮詹公之七世孫孫桐爲孫時年七歲告于祖廟命純執筆同撰祭文卽以當

繼銘尚扶掖主祭六月初十日也自此臥榻不復出戶又十日呼純至榻前命盡檢所著述總爲一大篋顧純曰好藏之而所鈔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維揚馬氏叢書樓又十日不復能言日夜作鼾聲如雷又兩日聲漸微乃逝七月二日寅也衣衾匠木先一日纔備具時方酷熱即于午後入殮皆純所治然無以償直又十日乃遣元隨賴高齋赴及遺書告之維揚而馬嶰谷先生亦適于前十日逝世其哲弟半查敦古誼告之同社共得百金爲賻然僅足償參苓及附身之費而葬具猶未備不得已盡出所藏書萬餘卷歸

之廬鎬族人得白金二百金于是郎張孺人所葬高祖和州公大墓傍營立三穴其右略後即昭德附葬所皆先修治而以十一月　日治喪禮受親知之來弔者　日祖奠　日奉柩入梆朋舊親戚宗族弟子送葬者尚數百人明年五月廿六日曹孺人亦卒時純方出門適京師孫桐孱弱其生父愿甚一切喪葬賴高之力居多葬畢賴去不十年桐之父盡失所遺房屋基之傍僅有田十二畝亦失去寒食中元幾無一奠而純所匄董浦之志竟不報并所遺馬氏文集十冊亦歸董浦索之再三而終不應是則可爲長慟

者矣乾隆乙酉純在杭蔣三福謀刻先生文集請吳
丈鷗亭馬丈半查協力純萃同鄉後進助之先得經
史問目十卷歲在庚寅純居安州次年至京師取所
遺先生叢殘舊稿按手定之目重鈔之旣得大半乃
據所聞見及詩文中可考者作爲年譜一卷惜行篋
不能盡攜先生遺書而同鄉者舊無一居京師多有
闕疑不能詳盡姑存之以俟後日之增補嗚呼予今
年亦四十有八矣去先生易簀之歲三年耳倘不亟
爲校錄考訂一旦塡溝壑有負藏弆之命何以見先
生于地下且先生雖年僅及艾所蘊不盡暴于世然

千秋之業確然不朽若純之荒落非附青雲之末卽
百年終同腐草耳則此役也謂純之不負先生哉亦
先生之神光大澤呵護沾溉于純而已矣受業董秉
純編輯

鮚埼亭集卷第一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頌

皇雅

聖清戎樂詞一十六篇

三祖

二宗之豐功非筆札所能盡其揚扢自來館閣諸臣大都隨一時一事而述之而未有兼綜

五朝之備者今條其節目之大者一十有六括爲鐃歌以覜唐柳宗元宋謝翺不足爲役故未敢以上之太常

焉

長白雲志受命也

長白山雲茫茫飛度結岱宗萬古表東方長白爲岱山所導原說見聖祖御製文集于此悟古人青齊二州合一之旨朱果之祥自昊蒼篤生

聖人六十三姓附以昌會明政漸不綱至孝大復讎義

師何堂堂事見太祖實錄撫順一鼓崩角降桓桓杜與劉老

羆未可當竟不支喋血成濠骨成岡遂日闢百里關門

烽火斯夕忙中原薰禍正披猖大東小東國論狂誰知

帝星乃在大東荒時有大小東之說大東神廟東宮也小東東林也未幾東事起況

自壞長城前熊後袁橫被戕日益潰裂無完疆

聖人念民力欲以和媾罷戎行達明尚自大往復徒請
張欲仍龍虎節而臣視
興皇事見太宗實錄命則不受謀則不臧重圍困四度致長
驅直達淮之陽援兵十八萬逡巡晉州旁事見明史始歎天
所與莫能嬰其鋒太史曰可矣猶然謙讓謂未遑還軍
長白下有待始班裳

俘插部志西略也（即實錄之察哈爾國）

彼插漢蒙古餘因緣遊俺荅來傍薊西居羈縻在明代幾度勞羈除叛服靡常其心頻渝既明衰爲所愚欲仗其力以捍東隅豈知不足恃翻令多所需玉帛貨賄動兼車餓狼饑豹有挾邀叩關而索紛莫饜飽則颺去曷嘗奉簡書乃知三孃子末世所無兩督撫眞虛拘（謂王尚書象乾）東帝正當途天下之力莫能支吾彼插漢胡爲乎插始猶大言謂我水濱漁獵徒（插初致書　太祖自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而稱我爲水濱三萬國主　太祖斥之見實錄）欲爭臏寧侗嚇夸誕既遠保河西所

部月齟齬乃詭東附亦復懷狄且希反覆恣所如
帝曰吁有是夫陰陽向背多獲圖大師西徂抵兀蘇前
援天矛後天弧瓦剌諸部稽首來孚搖震而遁四十萬
衆淵魚叢爵赴上都鵝鳩亦復來哺雛玉璽動地出貢
其貞符事見太宗實錄

按其時有北察哈有南察哈所謂林丹汗者乃北察哈正蒙古大宗也南察哈不見于諸書但見于太祖實錄蓋北察哈之分國

宥朝鮮志來征也

朝鮮父師後尚有禮教遺昔在明中葉日本寇侵欺神
宗用大師爲之振式微以此卹附庸効忠亦其宜
眞人起建州所至凜天威下國昧時務不知早自歸區
區小草力欲以挽落雕毛鎖困之起犄角成連雞
天子嘻其笑是亦何能爲獨念臥榻旁不容小腆窺初
猶薄問罪諭以擇木棲終不悛眷戀崦嵫情依依整軍
下平壤如山壓卵風捲及國王竄江渚世子遭囚羈應
痛李氏殄殫指悔莫追誰料如天德貳則有討服舍之
原汝心未爲非但願汝事我亦如事明無猜攜宥汝罪

不汝驕高麗事明之忠耿耿可感 聖祖亦嘗稱之朝鮮臣民感涕洟生死肉骨古所稀

大朝存我敢不革心備藩雖亦足以謝明皮島援[illegible][illegible]

噓唏至今高麗復遞車貢形墀

太祖創平諸部始于哈達輝發烏喇葉赫所謂扈倫四國即明所謂南關北關也乃以次臣服諸蒙古至 太宗時凡十六國四十九貝勒畢歸然後收服朝鮮而蒙外無不臣者矣此用兵之次第也按 太宗實錄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為四十九貝勒曰科爾沁曰扎賴特曰杜爾伯特曰郭爾羅斯曰敖漢曰奈曼曰巴林曰土默特曰扎魯特曰[illegible]哈爾曰阿魯曰翁牛忒曰東果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而以察哈爾故太子冠之亦為一國蓋是將分察哈爾為二也

大討賊志取北都也

天下喪亂將以啟聖人謂予不信試觀諸甲申殘明烈帝非荒君十七載何憂勤其奈生逢陽九辰五十探席多賊臣馴令米脂賊塗炭遍斯民赤者眉黃者巾遂汙神器遭鬼嗔先皇赫斯怒慈雲需屯前箸曰叔父為我討賊清乾坤嗤賊狃累勝豈識天兵如天神望風不戰走封狐十丈化遊魂燕人望師如拯焚一朝快復讎壺漿來道出九門東來迎天子驚見沖齡未十春累朝創業未之或聞負扆委裘

皇皇懋覲蕭商已再世一朝雖手志竟申奠九鼎定八垠非天私我曰惟積功與累仁

飛渡江志定南國也

半壁塹江東雖小亦足王辛苦諸遺臣立君非孟浪晉

宋有前車負荷良所望

大翮隆繼絕或亦邀保障天之棄明如喬夫靈以彼昏

速渝喪蝦蟆勑自結綺來蝗蝻獄自同文上三案紛如

六宮淫放賊不討君誰葬者老爾爾盡拂衣但聞南斗

亦北向戾園讞由佞相晉陽甲由悍將烈皇恭王旁午

來妖人百輩從天降時有自稱莊烈帝者亦有自稱福恭王者皆絕怪事相傳福

世子舊是黎邱鬼所託匆匆冒龍種負乘應無狀吾當

救此一方豈可姑容釀板蕩天兵飛渡江蔣山王氣黯

惆悵青盖來板磯孝陵淚逐江流漲吳頭楚尾盔甲帳
賢王受降鬬軍仗

七閩來志鄭芝龍之降也

赧王𤨏唐始紹緐諸都冀自保莫陋茲蛇鄉揚越河山尚不小王頗諳文詞登極三篇出手草朝之右多故老大布冠衣志矯矯其如幹略則已少天教魁杓在盜臣真化鴟鴞爲鳳鳥蒲黃遺種別有傳生來不道忠貞好有兵長婧有餉淚飽首鼠幾徘徊重關之備一夜撤王旅旣來臨棄君入窮鳥九龍五指雙迢迢死耶生耶誰復曉事見明唐王始末爾亦自崩離大小賜姓分飛杳鄭宏達有子稱小賜姓亦隨成功逃去

天子蒲降鑾轣鑾來京枉潦倒事見世祖實錄七閩地如振

禍共看扶桑月出早言采清人茶薦之九廟聲

祖考

再平會志張名振之走也

鯉魚飛讖在會斷吳山畫越浦六家氣鳴戍鼓謂孫熊錢沈于鄭家六士各爲其主斯志亦良苦奈與閩自齟齬輔車乖竟何補王益孱困不武馬阮伏戎莫敢膺斧方王養疽莫能禦侮六月潮枯馬無阻列營星散如避虎此丙戌事乘桴往無寸土三年飄泊得翁洲此己丑以後事垂濕黑子安軍伍波臣驕藐樓櫓謂天險聊安處但內訌忘外堵忽然反風兼迷霧螺頭門外鬪招撫震霆臨壓其戶急揚帆落棠罌田空膴膴乃知皇眷殷鮫人蜑兒皆歸我天府浙之東永篤祜

檄緬人志孫李之交攻以自亡也

西充殪長蛇巴蜀見天月如何剩遺尚存逆孽日明固求亡從之求滇祓桂世子在西粵雖處流離頗叶雲物瞿何章堵盡瘁扶累蹶湘澧雖亡滇竹未失自受降反增疾未收銅馬功先流青犢血秦兄晉弟力則埒曠林之戈分隊出誰順誰逆紛衡決坐看二鼠鬬一穴群江洱海泣愁絕大兵乘之各瓦解以裂歷劫火同澌滅三宣六慰競來歸投命緬人希苟活天所廢疇能脫明亡一十有七年四王之起亦飄忽景炎祥興所未及到頭莫與新命爭祇合糊身臣周室

三孽除志諸逆之殪也

溯甲申之役朋有塞上臣國難既震家禍復因稽首我先皇感之爲酸辛七日倚牆雖非其人以扶大義豈惜袍澤勤功成來歸帶礪策勳賜簽禮視宗王親有兒尚主侍期門倘非木石諒感恩何期天狠終不馴負心賣故主思踞滇海長子孫（時三桂用其固山楊坤之策以與緬甸之役詳見南天筆記）猶以蒙段爲未足直登衡嶽窺漢津蠢茲二禪王從之借猖猖更有叛將起三秦碧雞一旦遭妖氛南天加沸重紛紜天吏不嗜殺臨彭擬布非樂闖置逆雖猶望爾更新乃怙終無赦在鬼神天兵動地至祝融爲犒乘韋

殷賊致死紫蓋飛沙褫其魂始日蹙負嵎守餘屯如蛇倒退縮不申老雄死豎子安斮頭足分保寧解網革心歸命及苗民事見聖祖御集二祚王久矣輔敗無完脣五華山宮祝萬壽蒟醬百甕貢至尊

逆吳之難耿精忠附之叛古蔡哈爾國應之已而平涼王輔臣應之臺灣應之于是尚之信亦應之甚至安南莫氏亦應之他如河北帥蔡祿輩亦謀應之吳氏最猖獗剪除而耿鄭之合大有騷動王輔臣亦梟雄非聖祖之得天一時不能底定也

六旬克志殲布爾尼也

太宗西討日靑吉思部幾無遺郎插酋頗憐其允尚以貴主嗣藩維位冠四十九貝勒屬國誰與齊天聰十年蒙古四十九貝勒勸進以察哈太子爲之長又不祿再續絕世寵爵之斯恩斯德寧有淮豈期一傳驕不自持謂阿布奈詔書錮之北更立汝兒時安置盛京以布爾尼襲將以待改行帶礪固不移乃踵逆思奮飛中原有亂臣不過英布與陳豨孰克長世孰克秉時汝乃不擇音烏合相因依召之不至畔奐逆西嗟汝亡國餘孽思抗天威孤恩背德上帝不宥神不綏皇皇禁旅如虎如羆六旬飲至告淸夷渠

魁就殓務從閭治猶闕以禮葬林丹泉下感且唏

長鯨歸志入臺也

東寧在南海遼古所未通及明爲盜窟澎湖如挂弓鄭人此發跡得稱絕嶠雄踠節竟塗地有子弄不從遙遙奉天祐進取志則濃一敗始改計覓地圖養鋒輕兵掩荷蘭樵牧及雞籠自謂欲待時不學虬髯翁此郎雅難制未肯尸居終墳海雖不遂餘鄭仍洶洶適乘逆藩難覬收漁人功勁猶託故國思以惑群蒙

天子大一統荒服何不容得民豈加庶得賦豈加充所慼附名義竊何我捉封疆書下制府刻日搗賊巢七鯤身則險八槳船自工開使時出沒吹散彼沙蟲沙蟲骸

以散長鯨討斯窮天威廣無外海潮悠長風自去延平

爵來朝未央宮濆漫數千里疆索昭大同

藐雅庫志討俄羅斯也

藐雅庫極朔漠屑冰千尺經三伏鼢鼠千斤穿絕谷虎狠婪兼以火器恣狂毒四十年來求臣服彼索倫我之屬歲貢貂稱恭肅乃遭吞噬一何酷

哲后嫌佳兵羈冓戒迷復亢耳若不鬧始出輕兵到構屋敵援自水來乘筏沿流速五百撝刀飛入江潑牌所至指可掬不降且燎原編菅隸杆各一束賊乃鼠竄輸其城郭大帽凱歸不遺鏃賊尚狡戀殘局幾林之屯更遣前佩強弓得保種族自今朔漠靡船廠聲靈遠赫濯

初俄羅斯以順治十七年入貢不知正朔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其國最精火器地大兵多稱極北地去斗極祗二十度耳自古所未通及築城于索倫之境奪其貢貂索倫告急

詔書累諭俄羅斯不奉

命康熙二十四年始征之大將林興珠別領藤牌兵五百敗其援兵于江中俄羅斯未識藤牌驚曰此大帽軍也興珠乘勝登陸欲焚其城俄羅斯棄城走師還僅以病故損五人稱奇捷然次年俄羅斯復築拔

詔黑龍江以北屯兵更番逼之二十七年復出師而別遣使臣張鵬翮等諭之俄羅斯奉

命歸我侵地及城始盡雅庫而守之嗣是遣使入朝矣三十七年厄魯特反從之乞援俄羅斯拒之遂永為不叛之臣

瀚海清志敗厄魯特也

皇威正遠暢一酋忽自迷稱兵瀚海外虔劉我屬夷沙陀故穴兼復附黃衣按厄魯特居金山自言古沙陀之地沙陀唐之西突厥本居靈鹽徼外李氏父子始遷雲代之間而其故部仍居西陲遼志所云阿保機破降吐谷渾黨項沙陀諸部是也蓋今厄魯特之所在矣帳用計亦頗狡將以挑六師謂當更番至使我奔命疲或得閒逞其私

聖入投袂起此行誅窮奇詳謂瀚海遠平行枕席路不巇飛龍所經過百神護旌麾漫天穹廬下黃人捧日隨賊出不意膽碎而飛欲確鬬先狂馳諸將分道截雖令突去將安歸乞援望已絕乞降事已遲部曲競前詈逆

天戚自貽蒙面覓仰藥投骨稱死灰沿邊各來賀爭道

聖人與天齊勤三駕綏七旂七旂謂喀爾喀部落也初喀爾喀雖作賓而未純臣禮菴故察哈之屬也至是將爲厄魯特所滅乃來歸康熙三十五年 聖祖一幸克魯倫是冬再幸鄂爾多斯明年三幸狼居胥山而西方定不然絕域父老安得望須眉中有老

胡公其人善滑稽彈箏侑大酺以手指而嘻感歎神武

誰能幾所謂大丈夫豈不當如斯語見 聖祖北征勑諭

恢喇藏志綏黃教也

三危于我如內臣雖宗黃教曾從開國知

聖人事見聖祖御集滇黔不逞力能式遏埥狂氛事見西陲紀略年

來劾命赤手誅妖髡謂第巴賊乃乘彼髦結爲昏姻一朝

掩襲殘其民耽耽土伯特欲恣鯨吞

先臯存亡國西顧而鑿打箭爐前誓六軍長驅驚擊無

逡巡誰言瘴雲黑一朝化爲雲洋洋三藏前茅後勁如

有神左右翦且勦且撫犛霄般招招之像重見唐時

廟貌新招招華言如來也大軍至土伯特界上見唐公主嫁吐蕃所奉招招像尚存

嗣皇善繼志使者下紫宸築廬舍相度勤流泉夕陽生

陽春永為蕃衛膜拜報恩事在雍正七年

堯河靖志西寧之勝也

固始種居卑禾密邇甘涼番羌部落森星羅漢之金城唐湟中自古爲國藩屏多有明置四衛亦復不與甌脫科

天朝沛殊澤兄弟八王竝峩峩將以麋狼子洮漓湟濔成怙波俾之食德還飲和

皇恩浩蕩賊乃乘閒集么麼揚氛祁連山投鞭浩亹河阿于寨下驟馬過西王母神喚奈何

天子命虎臣出塞奮瑚戈麾兵入賊巢耄母乞命如蟲螺凱旋數馘後舞前歌五花氈好被明駝事見世宗平定青海

碑

疆有苗志八萬古州之捷也

有苗後最凨亙各稱洞主莫肯內附其人如猱其毒如霧莫輕小醜頗能跋扈岑楊奢安迭出爲明蠹及將亡託國賦中露

大朝幾百年荒服恩四布禮樂所沾濡洗心識王路彼蠻兒乃內訌謂蠢民矣乘虔不須蒙翳及相如甘心自拔首輸賦突有黎平種軒然獨負固縣官勅大戎驅我熊羆蒴狐兎神兵焚鬼方宿莽咸驚怖方知漢大天所祚送降幡陳計獮猺獞狑狁司徒分北登名數剗巖疆成坦步

三后聖德詩一十二篇

敬讀寶錄諸書欲爲雅頌之音形容盛美而才力譾下不足盡之乃于鋭部之外取其大事之目一十有二曰三后聖德詩下里之辭始發其端以俟能者推廣之

不殺志仁也 九章

上帝好生有時當厄粤若明之衰喪亂尤亟横從羣盜幷爲二賊二賊尤無賴荼毒遍中原殺人以食殺人以眠茫茫九有莫洗此冤上帝潛然謂子遺可念乃命聖人鋤此僭濫手持天衆以消凶焰

聖人潛然恭承明命是余之罪方州在阱顛無血刃指

揮以定七萃所臨竄裔崩剝至仁無戰坐消百惡縛桑
東升欃槍夜落枯楊自生野禾自稼蜀中事草木訢訢向
榮觀化乃告上帝燔柴肆赦在昔定天下所嚮歸不殺
苟其違之莫立莫違上帝監觀豈徒事撻伐於維我
先皇允矣大慈佛所不能救而克拯之遂持威斗懲我
嘉師豈敝及身種之世世文子文孫守茲勿替君子親
賢小人樂利古來受命之主未有如
世祖之仁慈者故臣下多疑以爲佛之後身宜其拱手
而取中原也聖祖克肖嘗曰朕生平未
嘗妄殺一人大哉斯言乃祈天永命之本與

愍亡志厚德也 八章

古今興廢何代蔑有天之所棄善者莫守成敗論人雷同百口明有烈帝手鋤凶入勵精明作薄視漢唐日未醇薄海望治胡竟不振上帝之眷方臨東土大廈將危綢繆莫補內奸外寇乃崩裂以仆至竟臨難猶復堂堂國君死社稷于古蔚有光貞臣十九攀髯旁皇

聖人曰噫茲家遘陽九于志則質于義不疚莫爲表之何以示厥後爰加誅謚慰其暝魂爰降

奎墨碑其寢園爰褒忠節廟祀國門南渡荒王雖遭天絕亦有賢督相報國無闕廪其耄親大義烈烈底須辨

亡定論嵯峨諡稱廢陵

天子所呵遣民感泣沒世不磨明思宗碑文出自
世祖御製力言其非亡
國之君又爲務熹宗張皇后竝致祭焉既賜甲申諸忠
廟祀各給田七十畝于其家又賜史閣部之母宅廩以
終其身皆培養元氣之盛舉也嘗有稱故明陵
陵者
聖祖斥曰彼身爲天子誰其廢之

平賦志除厲政也　六章

昔明增遼餉驟至八百萬未裕邊防反成寇患暫累吾民豈知滋蔓（暫累吾民一年明季練餉詔中語也）乃有眞天子應期而生十三戎甲所向無堅城曰朕知天意將以甦疲氓

章皇入關授之元輔首收圖籍袪茲疾苦惟正有舊章以告太府（謂范相國文程也事見本傳）民惟邦本斯王政之先所以受命夫豈偶然本支百世何必更卜年東南重征相承累代史賈以來蘇松爲害烈烈

憲皇獨除淸汰世世有

仁君以覆我窮黎三江五湖草木盡酣嬉前史食貨志僅此者希

馭奄志斷也　七章

日廠日衞明政之壓廠蝕膏肓衞爲之翼宮隣金虎逞其大逆烈帝甫臨潮退黜一笑俄不自持死灰復融竟以致敗論世有餘恫

天子東來大反秕政妖鳥之巢埽除必淨廓然宮府一體無競流落十常侍尚有餘梟累降不恥日故司禮曹（謂曹化淳由賊營來）希圖得閒列于新朝汝幸免誅夷尚不自媿更諭諭訿訿其又奚爲抃彼衞人遊魂其乘（謂駱養性初用爲津撫未幾罷斥）如閩逌王尚寵于坤不覆車之戒而故轍之循固宜爝火不克自存至今

奄寺溝充灑掃雖有巷伯亦安枯槁嚴陛雍雍親近宦之日少亦稱慈有考則又不以人廢也
世祖卹王承恩　聖祖

大度志有容也　八章

伯夷不撥定不可臣商容長往式閭空勤成周之世遐哉逸民黃綺出山終有虧德夏龔入湖斯遭論劾乃知冥鴻大半避弋亦有謝生死于燕山亦有戴生死于長于與王之勢抗之則難

新朝大定搜羅耆宿良馬素絲徧于空谷謂宜翩然屆雲是逐何期石隱自外陽春題詩義熙紀歷咸淳長哦老婦或被吏嗔

天子莞爾其無強起士各有志諒難羈縻朕有外臣亦朕所齊土室李生風裁何峻翹弓不出扁車下問少微

護之間遭悔吝千仞德輝在盡之上不有大度誰成天職上堯下由千古相望開國之初遺臣盡登啟事其不出者亦不強聖祖再召陝布衣李顒不至及西巡特賜存問其餘不能盡舉也

孝治志孺慕也 八章

大孝惟舜達孝惟武誰其參之曰我

聖祖聰懷至德不分今古溯厥嗣統時問年尚少雖曰守文事亦同締造神器克艱敬承有道克肖于天天眷始深

先皇所求竟彌高且壬以此慰聖善聖善愜心慈雲曈曈孺慕融融一日三朝定省

兩宮袞衣之舞乃在九重四方玉食問膳已甘之時巡所得驛進必兼之曰加飧矣斯樂且湛矣泫然念臣僚亦懷毛裏洵驅馳疆埸而罍衰非禮其令解官廣孝之

紀乃開明堂嚴父配天萬國懽心薦之豆籩陋彼石臺

書何足傳太歲在元枵甲子重遭曰有懷

先皇朕心鬱陶吁嗟孺慕萬古爲昭康熙六十年臣下請行慶典諭

曰是皇考賓天之歲也其無慶前此以四川提臣何傅之請特許武臣終喪

却貢志不貴異物也 七章

惟帝之初載西師獻珍禽雕籠熠然貯以南金請懸形墀用表𡣕慈心珍禽能言兼之殊色以寫閒情未傷盛德當門聚觀曰百鳥之特

聖質不好弄得之自天底須師保加以防閑皇皇明旨一何凜然諸爾虎臣嚴疆所倚毘職在繕軍以消烽燧朕不貴異物莫酧爾意百僚在列聞之驚愕鸞集于廷鳳巢于閣其下太平萬物其育漢文返馬史傳令名晉武焚裘世曰矯情何如吾

皇得之妙齡是後諸臣工莫敢進奉國有常司地有常

貢六十餘年不敢淫甕事在康熙二年其後大西洋國亦曾貢異鳥　諭曰屬國遠來拒之則拂其意與其置之上林非尚之也專見御集于此見　上之整躬柔遠並行不悖

觀天志神算也 八章

哲后聰明得之天授洞幽察微靡所不究乃至奧學一窔前後周髀宣夜自古紛然周公不作商高失傳遂令歷象仍世謬訛上國乏材求之海外蠔鏡僑夷自稱律遠高坐靈臺五官下拜間有學者思綜中西所見則是其力殫幾三歷同異孰窺藩籬

哲后曰吁朕足了之周商之學西人竊剿之假而不返莫探討之古今籌律聲韻之學宿儒多所未通聖祖皆有獨得而歷其尤也爰持璣衡籌算眷容測圓割圓以次折衷二十八宿捫于朕胸則有布衣召對宣室所見與天同奏其著述益喜不孤

重黎歎絕布衣之悲誰受遺書有孫莊然

哲后爲吁朕其授汝卽侍石渠謂今吏部侍郎[illegible]毅成也毅成未請其祖爽鼎之學聖祖召入南書房一一授之

尊經志聖學也　九章

昔漢諸宗石渠皝皝博士在列各有師承猶參緯侯擇焉未精唐之貞觀始作正義孔賈尸之釋文陸氏或嫌專門妄所芟薙天水新學出于荆舒牽以字說附會有餘以致楊陳抨剝紛如降而大全采摭荒陋尊經不善適以滋害聖學興衰上關運會

聖皇在御鑾輿降祥祖濂禰洛宗朱社張六經心得豈徒表揚乃簡侍臣大披甲部舊著菁華屏梳錯互雖主宋儒所戒在固壘守旣除諸家便便有所未決質之帝前析疑糾繆其言粹然書成齋沐虔告北辰以示南

軌正學所遵鄙書放之燕說焚之皇皇四編兼軌莫竟

其若則衷其色斯正但酌三禮以需

聖祖推崇朱子至矣而論

嗣聖經間有不同者、世宗亦然

覜河志土功也 七章

誼桦愛斯民首諸溝洫河防在望尉薦其目支祈雖繫
疏瀹恐未足由宋以來水道一變合淮于黃漕卒之便
所關在太倉以粒我畿甸餽積明史曰宋曰濟大小清
河實賴以安其讙嗣之春流秋汛忿狂瀾
帝衆南狩豈以事遊豫四瀆混三條職思其懼朕將荒
度纂禹之緒昔我有臣輔于茲宣勞三犀未泯祀以中
牢乃相度高下庶遏狂滔河臣瞿瞿凜遵
天語隄斯隔斯不濫不淤
帝顧臨之二十餘年慶安處沮洳父老感誦神功豈若

漢武帝負薪歌匆匆遂探禹穴以觀浙東河臣張鵬翮也皆稟
聖訓得以有功詳見
世宗所作聖德神功碑

久道志純也 八章

三百有一帝享國誰久長所虞歷年或以耄荒始終一德曰惟仁皇謂六十年來憂勤如一日體元已久便安莫即聞之尚書所其無逸謂始勤終替功或一簣虧鴻業所繫燕游可危辭華易竭漢過時而萎謂兢業依然不知老將至前遂之計後世之寄耿耿此心明命是諟謂易遯六爻罔及大君乃知乘龍者焦勞沒身遺世息肩古所未聞三章皆組 御製七詢之語此章則本之遺詔 仰瞻橋山遺弓在望聖謨洋洋讀之增愴懸知精爽于昭陟降

綜覈志勑法也 八章

昭代鴻業三葉加隆

章皇定之

仁皇充之豐亨豫大天下攸同萌牙之生每于極盛敦

裕之餘漸亦爲病道在更弦因時立政張而不弛莫克

久持弛而不張馴至陵遲一張一弛文武之歸

泰陵曰都整我天憲卼瀏蠹伏朕所畢見謂姑容之且

成魚爛監于前王亦豈有偏以殷之肅濟周之寬水火

互乘補救其間欺妄除矣奸宄懲矣門戶苞苴漸以去

矣

泰陵曰俞宜加雨露矣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之所譴
福即隨之民亦有言吾今始知政之未協得易之震亦
旣澄淸有孚勿問
聖人陶陶援琴解慍

息兵志平戎也 九章

昔我

先朝興滅繼絕閒有翦除仍容餘孽是以噶爾尚全其姪定謂革心來享來王豈期易世又復鴟張擾我番藏窺我甘涼

帝乃徂征用安邊鄙豈曰佳兵事非得已四十九臺防秋所倚歸化之捷已褫胡魂桓桓額附爲我虎臣方需後命次于北門諸將連章請犁胡穴冒頓可梟蠭霄可械勞師一紀芟除不害

帝心忽動胡亦吾民大舉且盡殊非同仁欲乘其釁示

之自新前者泰天以討逆命今者樂天以宥反正朕無

威心其又奚病事見 泰陵聖德神功碑 今上所作西酋乞附遂靖

狠煙陽關蕩蕩玉門平平胡馬不嘶飽芻而眠明年元

正胡使來賀舞干泱泱泥首謝過慙媿犬羊未知天大

置恪志典禮也 六章

三統之禮發自遺經以存三微其義最精況復前代系譜所敬承

聖祖晚歲燕居咄咄云明末置後大典有闕安得象賢

朕心嘉悅惟十有三陵昌平在望彼宗支十萬夷于里巷毫社之靈誰爲主鬯

憲皇體此亟須命圭咨爾禮臣選定宗枝

殊晉寵錫故國之輝國有五等皆由勳閥禮所不臣孰與侯埒徵文徵獻尚無滅沒肅肅振鷺貞白乃襟侯其敬哉嘉命是欽以報天子以慰祖考心

科爾沁國諸王歸命篇 以下藩部樂詞

有元之初盡平漠北以及西夏咸歸疆畫乃命宗王芋區瓜疇分地駐帳頗擬列侯中原雖失諸藩自如根蟠葉布莫克翦除謂成吉思帝貽我世守我將窺上國以規舊有文皇鑒此三出不辭究之主本其患猶滋嗣是以還控弦列峙郭舉茫茫恣其虎噬

聖朝拓國肇基大東首先慕義孰繼以從謂是眞主願輸死力四十九酋長叶于一德遂平遼瀋遂厯入關遂盡東南遠屆八蠻沙漠無邊歸我戎索爰班命圭列于封爵

帝曰休哉故國之遺孰如元大司皆我歸功在載書恩
叢賜券永爲舅甥以充屏翰

時巡篇

興安控北門諸藩仰都府時朌我

官家輕行來避暑地當四十八部道路之中古厭厩也聖祖歲駐蹕焉豈徒謀

避暑即以當省方大蒐閱

駕近踴躍爭來王巍巍天可汗不識狀何似于我為丈

人敢忽牧圉事何以進行幄挏酒兼黃羊貴主覲上酪

一一含笑嘗何以洗潔供有花亦異姿其名長十八父

老乞

御詩何以奉土音勅勒歌嘹喨用取備騎吹其容良激

壯

詔命大合圍遠祖古蒐苗和風護豹尾天亦為之高莽
莽白龍堆牛羊漫川谷屬以奇富強即此徵茂育暑退
擬同鑾諸藩依戀多
天子曰往哉朕其再來過

來朝篇

荒服如近圻振古所未有每當來朝期分道入諸口古北口獨石口喜峰口張家口皆所必由理藩有大卿早已命候人沿途置供頓直至蘆溝濱

官家正崇儉不須諸方物元狐少爲貴黑貂或數襲

勑曰天潢中是多爾婚媾其應爲主人燕私昭親厚

勑曰勳侍中亦有爾種落其應尋宗盟相於互酬酢

朝宁觀戚儀上林觀臺池太常奏諸樂以次觀百嬉有

時集郊關大閱陳我武方知禁軍雄有力盡如虎諸藩

稽首去何幸見長安長安如日近近祝

天子萬年

大護法篇

諸蕃之俗黃教最尊活佛出世咳吐俱珍

天子從俗亦稱護法即以化之勝殘去殺活佛有言天

降文殊為我天子仁徧方隅嗟爾諸蕃為國門戶尚其

一心如子事父由來文殊欲見則難豈期今日高坐九

闕活佛有言昔我本師早知

大朝天命臨之于今果信相期千載長荷聲靈闡教薄

海興州之東招提嶙峋諸蕃誦經日以溥仁亦有彙宗

年年賜祓諸蕃奉之風雨和會溥仁乃諸蕃所建以祝聖祖者彙宗乃聖祖所建以集諸蕃者

有善必錄蓬賴所以蒙褒嘉有罪必誅喇

藏所以殲第巴（按第巴即諦巴也）活佛致忠用報

天子方知法王功在梵史

河套諸酋歸命篇

五原建置自主父秦漢因之成沃土三城卜築始韓公唐世猶推保障雄五代以還稍割裂尚屬中原仗旄節振武天德屬沙陀拓跋西分銀夏多有明堡東勝所得故城三之一乃西受降城地俄而棄不守籌邊亘以拙堂堂余與王于時號虎臣乃祖漢盛言內徙榆林屯一朝棄地二千里坐失巖疆禍之始擣巢搜套自此勞關中歲歲成繹騷一從夏曾議被紬天險遂爲諸酋窟晚年畏插稍復來歸命頻思報國其如大運已不競李自成入榆林套酋思勤王而不克

聖朝萬國正朔宗火篩吉囊俺荅孫子各從戎古祿王

長藩封六掌撒俱虔恭東征西討帖帖輸忠月給俸錢

與諸鎮同花馬池頭遊牧春容套酋部落二十分為六掌撒猶言六營也

大佛牙曲 以下諸曲

大佛牙貯盤山沙門所珍重永以光禪關

天子聞之一軒渠朕不惑茲腐朽餘鍾離道上骨專車子駟門外頭亦殊怪民本沴氣流傳則已誣在昔闍尼父所重非眉須祇應持此夸侏儒緬維漢幾服有時不廢貝葉書閒情久已悟真如究之經世嫌虛無況茲荒誕物譸張何足儲噫彼唐主殆至愚鳳翔迎請同璠璵謂堪獲福寧有諸

王言大扶翼教勅之三盤顯萬古足有耀 御製講筵緒論有云釋道之書皆嘗流覽深知其虛幻無益于政治又云釋道生生理絕且使三才有時而窮

蔣山曲

神烈遺髯久寂寥衛官老死衛戶彫曲阿王氣黯然消衣冠縱出遊但有秋風號頻開降新詔羣牧無許來山椒阿誰凶謬希溫韜賢太守一劍梟珠襦玉匣幸不搖（時有倡開煤之說者意在竊陵也太守林公惡而殺之見蜀人李長祥集）豈期故國遺反容豨突恣焚燒高皇嗔之跳而逃（己亥海師至江寧陵木爲一空見魏禧集）中天六駁至神光迸旌旆盛德斯撝謙旁行九頓不憚勞瞻茲弓劍地穹碑奎墨何於昭謂是賢主朕所豪三百年祚非浪邀忍令薪木慙蕭條咨史臣漫以深文嘲（熊相國進）

所撰𡚁于高皇有貶
詞　聖祖非之　中山感歎開平泣不獨秣陵父老
泧采樵吁嗟
聖德如天高

熱河湯泉曲

捺鉢消夏非徒然因之講武兼行邊苞符應運出醴泉
天心地靈一氣開陰火陽冰互節宣日涼斯涼暄斯暄
太平元化徧八埏能令寒谷忘其寒何況
黼座所御安金沙柔柔玉液漣漣以養和以蠲煩風生
雲護神周旋熱河初築行宮　聖祖試泉謂更得少暖則佳俄而果暖異事也詳見　御集
茲泉當絕塞時昔戈甲紛鬭鬭清流如沸震不眠時平
中外爲一家遂成名蹟侔驪山華萘臨之通曆元
天王燕坐日浴德恩深高誦湯盤篇

射虎曲

帝合圍發大黃應弦洞雕虎畢命中林旁六日殪三虎屬夷相告昨神武胙西巡射虎川名錫晉土除民害豈小補

帝曰嘻一夫之勇未足名偶然拾決朕不矜昔踐阼白額洶洶挾倀行輔以豺狼當道橫戾耿鄭王俱獰獰朕揮神臂一一廓清彼伏莽寧驚情惟夙志在好生五兕五貔雖充盈所望騶虞爲休徵庶物慈諒歸和平六十年竟化成馴虎來朝列四靈

海運曲

天家六府八政正豐亨箕風畢雨歲歲慶西成東國忽告急平壤請道來乞糴盛將一視還同仁不惜星帆下析津太倉之粟正紅朽以拯阻飢亦何有古于海運世有傳用防災禮謀未然有明末年亦及此崇明奏議登甞史見明史沈廷揚傳是皆補救事匆匆豈若于今力及海外之附庸丸都城下風無阻汎水梁水遼水程可數九灤津口送歸檣灤水見冊府元龜即陳壽志中之梁口也訛音作過字實即過字朝鮮王椎牛祭父師

天子賜我明粢孫孫子子世世報鴻慈

永定河版戸曲

桑乾七輪承天池比于朝那同神奇遠從太原出馬邑雲代百谷胥歸之黃瓜阜北看夕照灤水來會何漣漪飛狐關下清流好潛龍出湔稱祁夷笥溝東下合沽水和會風雨環

帝畿湍流迅急良可畏苟壅而潰非所宜

國家定鼎在燕薊黃淮最爲漕運資桑乾谿邂注都會疏導能無勞

聖慈

先皇荒度功寤寐先河堤時分黃淮憂以奠桑乾基

六龍指示處足爲秦沭梁豹師河底貴深河身直斯言千古無更移 永定河工聖諭也 近郊巳築柳堡險上流還置石景祠 事見世宗御集 斯民歲歲謝河神豈知天子溝洫勤一陂一牐皆皇仁

跳神曲

跳神東國俗不載舊禮經雖非祠部掌要亦關獻徵力能消災沴道在凜神靈是以主鬯者卜日賦事必竭誠堂堂白虎君午夜來降庭一爵湯子酒醆比黃流清飛石黑阿羣粢餌有佳名（黏米糕也糁以豆粉蘸以蜜如黃玉其名甚新見山陰楊賓柳邊紀略）女巫選宗婦距躍擊鼓兼振鈴餕餘期饜飫即以飽明禋禮自天子達亦復親割牲禮成選拜賜福胙大充盈篤祜我宮府餘澤遍及公孤卿（每宮中跳神必召三品以上大臣上殿侍坐食肉食畢賜幣賜果而退）